痴

高一3班 胡玥琛

轻轻推开虚掩的房门，一个静静的背影伏在书桌前。温暖的阳光穿梭于微隙的气息。紫檀的香味，弥漫在春日，把天地间一切空虚盈满。阳光下，是一道纤绝的尘陌，呢喃着天真，充盈着那抹曾经深不可测的孤清而飘逸的影。

外祖父今年70了，他的生活十分简单但却不单调。一支笔、一张纸、一方砚、一本书便是他生活的全部。印象中的他总是满手墨迹，身上散发出墨汁的味道。只要一拿起笔、一捧起书，他就会将自己完全融入进去。他写的诗、作的画，不仅堆满了整个书房，甚至连饭桌的一半也被占领。吃饭前，外祖父总是抱个毛毡，豪爽地将他的“家当”一卷，伸出黑乎乎的双手，抓起馒头就胡乱往嘴里一塞，然后又埋头进了书房。那股子痴劲，颇似当年王羲之为苦练技艺，错将馒头蘸着墨汁吃，

外祖父酷爱作诗，尤其喜欢绝句。可是，为了写好一句诗，有时他会翻遍整个书柜。因为节约电，所以他在昏黄的灯光下总是吃力地瞪着老化的双眼，认真仔细地用手指着每一个字，细细地思索。贾岛当年的“推敲”逸事也是这样来的吧！外祖父的脚边总是铺满了草稿纸，外婆总是骂他痴，说他的眼中从来只有诗、画而没有自己。可是房中除了外婆的牢骚只有笔尖在拟稿纸上发出的沙沙的声音。

外祖父因少年时曾从事一书画大家，故而对画画也情有独钟。外祖父尤其爱竹，每次画竹前都要前去观竹。一观就是大半天，且坐在竹子前一动不动，可是一回到家扔下包就往书房冲。“一节复一节，千枝攒万叶，我自不开花，免撩蜂与蝶。”外祖父一边念叨着，一边气定神闲地提笔，一节节竹子仿佛拔节而起，十分生动。郑板桥的画竹之道恐怕也如此之痴吧！

前些年时，外祖父在作画时突然晕倒。被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血栓。自那以后，外祖父不能正常用力握笔，甚至连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。出院后，我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，对着满桌的书发呆。我以为外祖父会就此放弃，可是不久后他再次提起了笔。尽管他的手在不住地颤抖，写出来的字更是歪歪扭扭。豆大的汗珠从他紧绷的脸上滑落，滴到他因疼痛而紧握住的手上。他的眉头紧锁，皱纹更是如同豆腐皮一般一层叠一层，他却仍旧坚持。这时，外祖父的“痴”让人敬佩。

也许，书画是外祖父穷尽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，是他心灵的支柱和依靠。他说，他希望有一天能够“竹杖芒鞋走天下”，去游山玩水，与二三好友“引流觞曲水，饮酒作诗”。张岱痴又如何，起码他执着于自己内心的追求且不曾放弃过。只有无愧心中所求，痴也痴得可爱，痴得伟大。

的确，有时候痴也是一种幸福。因为它可以帮你将内心 放在水中慢慢清洗，淘洗多余的存储，让尘世的灵光照亮内心的圣洁和单纯，廓然无累地进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澄清的世界。

高一三班 胡玥琛